

绣像演義

SUTUANYANYI

刘发林



绥远演义
刘发林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38千 插页: 2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309 每册: 2.25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歧路彷徨 董毅举棋不定	(1)
第 二 回	大道青天 傅作义义无反顾 雾散云开 北平曙色映边陲	(13)
第 三 回	烛天一炬 “绥远方式”明方向 四面楚歌 苏望西顽石逞死硬	(24)
第 四 回	八方无救 鄂有财螳臂欲挡车 吞云吐雾 藏娇馆胡媚作祟	(40)
第 五 回	纸醉金迷 平康里特务逞狂 损兵折将 偷鸡反蚀两把米	(54)
第 六 回	死里逃生 漏网钻出一条鱼 收拾残局 秦凤三奉命赴包	(69)
第 七 回	阴谋破坏 死硬派荷枪亮相 假扮解放军 阴谋扰乱局势	(84)
第 八 回	飞遣智囊人 戮力安顿军心 地下党 秘密开展地下活动	(101)
	反动派 公然掀起反动浪潮	

第 九 回	软硬兼施 起义横遭阻碍 特务横行 局势又起风波	 (116)
第 十 回	为女人争风吃醋 醋海波澜 巧言词权当说客 客不上钩	 (132)
第 十 一 回	封官许愿 章义斋收罗爪牙 左右为难 李玉山徘徊不定	 (147)
第 十 二 回	集会游行 塞北群情振奋 戒严搜查 古城鸡犬不宁	 (162)
第 十 三 回	分庭抗礼 政局明松暗紧 居心叵测 特务点火煽风	 (178)
第 十 四 回	回光返照 还乡团临死殃百姓 乘胜追击 红马连深夜捉炭锤	 (194)
第 十 五 回	漏网鱼 企图掀起三河浪 惊弓鸟 休想翻飞一寸天	 (209)
第 十 六 回	民众觉醒 要和平要自由 恶狗纷争 越混乱越惊恐	 (228)
第 十 七 回	鹤戾风声 包头城天怒人怨 同仇敌忾 百灵庙抗寇告捷	 (248)
第 十 八 回	烈女斗暴徒 捐侠骨肝脑涂地 特务砸报社 逞淫威狗胆包天	 (263)
第 十 九 回	百姓心颜开 联络处进驻绥远 特务愁断肠 贾公馆惊梦西天	 (280)
第 二 十 回	开设赌场 活土匪有意坑人 乱抓共军 小百姓无端毙命	 (298)
第二十一回	庙会人杂 五当召喇嘛跳鬼 刀头饭冷 死囚狱康源临刑	 (319)

第二十二回	特务跟踪 小兵诉苦	王士新光天遭杀害 老中医痛忆抓壮丁	 (339)
第二十三回	怕泄天机 劝军西撤	章义斋计杀三人 蒋介石密遣二使	 (355)
第二十四回	移花接木 弄巧成拙	西撤化为西守 军饷变作军需	 (372)
第二十五回	力挽乱局 铤而走险	傅作义亲赴归绥城 鄂有财死拼西山嘴	 (389)
第二十六回	落叶秋风 高墙人影	司令官凄凉思归宿 特务队狼狈扑空屋	 (409)
第二十七回	弹洞车窗 情同手足	李玉山惊醒一腔血 傅作义推心几次谈	 (427)
第二十八回	军统骂中统 库房作刑房	苦费唇枪舌剑 难启铁嘴钢牙	 (443)
第二十九回	鼠洞尸横 大势已去	马久德血洗夺妻仇 章义斋密布潜伏网	 (460)
第三十回	万民欢腾 喜庆新生	绥远省光荣起义 董毅举命笔赋诗	 (479)
尾 声			 (499)

第 一 回

歧路彷徨 董毅举棋不定

大道青天 傅作义义无反顾

话说一九四九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塞外的天气十分寒冷。凛冽的北风，卷着碎纷纷的雪花、砂砾和草屑，示威似地咆哮着。整个归绥市^①都淹没在灰蒙蒙、雾茫茫的一片混沌之中……

傍晚，风雪虽已遁去，夕阳把一抹红霞，轻轻地涂在那山后的天边。但街道上依旧行人稀少。严寒早已把奔波了一天的人们，赶回到自己的家中，市面上显得格外萧条清冷。

坐落在鼓楼北街上，绥远省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省政府主席董毅举将军的公馆内，也是静悄悄的没一点声响。客厅里亮着灯光。经过一天公务繁忙的董毅举，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下美式吉普车，一进屋便脱掉大氅，躺在沙发上，皱起眉头。勤务兵端来了一杯热茶，他喝了一口，又放在茶几上，沉默着。按理说，回家之后，应该和家人说说笑笑，小聚片刻。但最近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拙劣表演，使他的心情无法平静。他不想带着这一脸驱不散的阴云，让家人不快；另一方面，他想静下来养

^①即现在的呼和浩特。

养神。便吩咐身边的勤务兵告诉老太太一声，说他很疲劳，今天就不过去看望她老人家了，然后径自回到卧室里去。

他躺了一会儿，可是心神恍惚无法入睡。虽然，火炉里炭火烧得正红，卧室之中暖如仲春，可他还是觉得身上冷嗖嗖的。

八年抗战的兵荒马乱之后，人们盼着天下太平，休养生息，但没想到，人们至今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绥远的局势，也如同那气候一样，瞬息万变，令人难以揣测！

连日来，绥远省会归绥市的市面上，传言蜂起，人心惶惶。人们传说最多的就是解放军击毙郭麻子的消息。原来，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新保安全歼傅作义多年亲自训练培养，伴随他数十年，被称为“钢鞭子”的第三十五军，击毙了素以剽悍著称的三十五军军长郭麻子。郭麻子这样被击毙，这就使绥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使驻守绥远的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归绥指挥主任、绥远省主席董毅举更加坐卧不安。自傅作义先生的王牌三十五军被歼后，时隔两天，解放军攻克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傅作义所部十一兵团和一〇三军全部被歼，跟随傅作义先生多年的兵团司令官李玉山逃到了包头。察哈尔省的解放，直接威胁到绥远。这就使董毅举所指挥的部队同傅作义的其它部队，在地理上的联系割断了，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三十年来的戎马生涯，董毅举从未处过如此困境。他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追随傅作义先生数十年，随着傅作义先生的擢升而一再擢升。抗战初期，他作为傅作义先生的得力部员，驰骋疆场，屡建军功。抗战胜利后，他跟随傅作义先生率领军队，

向绥远、察哈尔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夺取了包括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在内的一些城镇，傅作义先生被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移驻北平。那时的他们大有鲸吞一切之慨。然而，如今却是风雨飘摇，走投无路。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往的历程不觉又展现在董毅举的眼前。

他想到一九三六年，傅作义部在百灵庙抗战大捷，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特意从陕北给傅作义先生发了贺电，并派南汉宸携带慰劳款和锦旗参加祝捷大会；他想到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和傅作义的一些合作，他又想到一九三九年傅作义离开阎锡山投靠蒋介石……而今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率部起义，或者顽抗覆灭。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董毅举千头万绪拿不出主张。这时，勤务兵递过热毛巾，打断了他的回忆，他才擦了把脸，喝了杯热茶，身上这才觉得暖和了些。勤务兵接着低声问他晚饭吃什么。他没有吭声，不停地在朱红色的地板上来回踱步，不时用手指敲着高高的前额。踱了一会儿，猛地一回头，他见勤务兵还在那里站着等回话，才说道：“就吃咱们晋南刀削面吧！”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是”，扭头走出房门。

董毅举回身步入客厅，坐在写字台旁的转椅里，咔嚓一声，拉着台灯，桌上铺着一张当日的中央日报，他无心细看每篇的内容，只是粗略地扫视了一下大标题，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他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报上说的和真实情况驴头不对马嘴？……他觉得脸上有点发烧，猛地站起来两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气愤地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里。他望着炉膛里红红的火焰，默无一言。半晌，他忽然两眼圆睁，怒容满面，猛

将拳头往桌上一击，对走进来的王副官说道：“让机要秘书把今天汇总的情报给我送来。”说罢，他背着手，又在写字台旁边走来走去。

单说董毅举在一阵愤怒之后，心绪稍平，随手翻阅送来的战情汇报，真是不看犹可，越看越感到触目惊心。一月十七日，华北重要海港口塘沽又告解放。列位，要知道这塘沽的解放非同小可，傅作义部海逃之路就此被截断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使董毅举瞠目结舌，更加焦灼不安。站在一旁的王副官，由于跟随他多年，早已看透了他的心思，也抱有同样心情，连忙说道：“去冬以来，上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封锁解放军的消息，今天可封锁不住了！”

董毅举闻言。停了半晌，问道：“那末，根据你最近了解，大家在议论什么？”

“议论？”王副官有些不安地直搓手：“不瞒主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他们明白了事实真象，他们一个个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但表面上在你面前又不得不装出一副临危不惧的样子”。

“就是这样！”董毅举愤然道，“就是这样！”

“主席！”王副官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大家暗地里却在悄悄地议论着，辽沈和淮海这南北两大战役，一败涂地的情景。当然说到底还是华北傅总指挥下的这些军队该如何……”。

董毅举心头沉重，不作一言。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只见他微蹙在一起的眉峰，还在微微颤动。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向后伸了一下酸痛的腰，站起来走到茶几旁呷了一口茶，点燃一支香烟，使劲抽了几口，又觉得不对味，

嗓子里好象要冒烟似的。便在烟灰缸上拧灭了，半截烟头扔在茶几上。他刚要往沙发上坐时，电话铃响了，便赶忙三步并作两步，拿起耳机，问道：“喂……什么？！……解放军前锋已达旗下营？”

这个消息对董毅举来说，真是青天霹雳。他不安地放下耳机，拖着沉重的步子，一屁股跌落在沙发里，伸展腿，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

要知道，从一九四八年秋天开始，贺龙将军就曾给晋绥、绥蒙武装部队团以上干部讲过话，他说过：“……东北、华北、西北各战场都要向蒋管区进攻，绥蒙部队要打回绥远去！”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解放集宁的战斗打响了。在猛烈的炮火声中，国民党军整营、整连地举手投降……第二天上午十时，老虎山战斗结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山顶上，到此，集宁全城解放！一个月以后，解放军又以风卷残云之势，攻下陶林、卓资、凉城、和林等重镇，只给董毅举留下归绥和包头两座孤城。

此时，董毅举怎能不为傅作义先生懊悔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回忆起四六年，离开谈判桌时的情况，弄不好这次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讨论北平问题，绥远问题，以至傅部所有的军官和士兵的出路问题。过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呀，离归绥城只有四十来公里啦！”他一动不动地站立在窗前，瞅着漆黑的夜空，虽然看不见附近的街道、住房，但却可以听到巡街的呼喊声和那凄凉的叫卖声。刺骨的西北风，夹着细硬的雪沙，扑打着嵌着半透明花纹玻璃的窗子。此时一种埋藏在他心底的想法，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蒋家王朝已经朝不保夕，再为他

卖命也无济于事了。

王副官在一旁插话道：“主席，还记得一九四八年夏季，我跟随您到北平，参加傅总召开的那次会议吗？”

列位：这一问可把董毅举满腹心思勾起来了。要说那次会议，只是一般研究了当时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形势及对前途的展望。但是奥妙的是，当会后董毅举返绥时，傅作义先生在他西郊官邸，和董毅举促膝相谈了很长时间。傅先生最后对他说：“毅举，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头！”

傅先生说过这句话，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只有那墙壁上的大挂钟还在有节奏地响着。董毅举考虑到前途，心情更加沉重，他庄重地说：“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吧。”说完，他仔细地观察着傅作义先生那张熟悉的苍白面孔。好象异样地发现了傅作义先生的心灵深处，燃烧着一种奇异的火花，似乎觉得从什么地方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同时，在那微微向下弯曲的嘴角和紧紧闭住的双唇，又仿佛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冲动。

董毅举问道：“总司令，你说呢？”

傅作义倏地起立道：“车到山前必有路，总得有一条生路！”

从那次谈话以后，董毅举才知道傅作义先生心中有了新的打算。他是傅的老部下，想到这儿，他又相信跟着傅作义先生总该能有一个出路。他周身血液沸腾，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掏出手帕，擦了一阵，这才迅速地回过头来，大步流星走过去，顺手打开收音机，又把音量放大了一点。然后把脑袋靠在沙发背上，屏住呼吸静静地听广播。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女播音员庄重而清脆的声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北平和平解放的全部条文……”

他忽地站了起来，走近收音机一字一句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听完后，他踱到窗前，眺望着沉睡中的大青山，伸臂挺胸作了几下深呼吸，然后回到沙发上沉思起来。

他和傅作义先生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傅作义先生每采取重大步骤必先告知董毅举，当然董毅举对傅作义先生也是忠心不贰，在他的办公室从来就不挂蒋介石的像，只挂傅作义先生的大幅照片。可是，如今傅作义做出如此重大决策，事前并没有通知和征询他的意见，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惊疑和惶惑。于是马上给北平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官邸挂了电话，要求翌日派飞机接他去北平。

次日清晨，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一架银灰色的军用专机飞翔在归绥——北平的航线上。

当飞机通过八达岭上空时，由于机身受气流的冲击而上下颠簸，董毅举觉得身体有些不适，他系好安全带，靠近窗户向下望去，连绵起伏、巍峨壮丽的长城展现在眼前，看到了它，万千往事不由得又拥集心头：一九四三年，董毅举从重庆陆军大学班结业后回到绥远时，傅作义将军问他这次学习有何收获。他叹息道：“当然，战略战术方面讲得倒不少，可是我得到的反面教育也真不少。”傅作义先生苦笑一下，摇摇头，问道：“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董毅举精神一振，说：“我对重庆这个所谓战时首都的种种情况实在看不惯。前方炮火连天，浴血奋战，官兵生活十分艰苦，很长时期还得以马料代主食，广大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杀害。而在后方看到的

却是：头面人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在政治上党派分歧，尔虞我诈，毫无一点抗日的气味。有些高级将领趾高气扬，生活骄奢。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领能不能担负抗战救国的责任，我抱有很大怀疑，甚至失望。”傅作义喝了一口热茶，然后舔了一下嘴唇，握住杯子，站起来在屋中徘徊，踱到第三个来回的时候，极其郑重地说道：“毅举，你继续说下去！”然后，紧紧地锁上了双眉。

那次他们一直谈到雄鸡报晓。

而今，他却在觅寻出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当秘书喊道：“主席，西郊机场到了。”董毅举这才看了看手上那枚带日历的夜光表。已是十点整。秘书已经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重新整理了一遍，站在身后，陪着他缓缓步出机舱。

这时，奉傅作义将军之命，早在机场等待迎接他们的袁俊文秘书长快步走上前去和董毅举略事寒暄，便一同乘车向傅的官邸驶去。一路上，他俩谈得十分热烈。董毅举便忍不住问道：“这次，傅先生怎么不和我商量呢？”

袁俊文回头望望车后，笑着低声说道：“傅先生知道你很了解他，用不着商量你也会同意的嘛！哈哈……”

“这倒一点不假。”董毅举满意地点点头。

袁俊文这才打开话匣子，向他叙述了促使傅先生思想转变，并最后决心举行北平和谈的政治背景：

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傅先生即飞抵南京，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那时，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他一到南京就看到南京城里已经是一片慌乱，蒋介石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何应钦代表他到机场去迎接傅先生。傅先生走下飞机，表现出一种很高兴的样子。不

料却见蒋经国和何应钦皱着眉头，满脸忧愁，在人丛中穿行，什么话也不问，什么话也不谈，傅作义先生好生纳闷……。

下榻后，何应钦即来造访，他声称：“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委座已内定，调傅翁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您指挥，华北部队全部南撤，撤退华北部队的船只，已经准备就绪，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先生在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高见。”

面对蒋介石这一番苦心安排，傅先生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不然，就会陷入蒋的圈套，对重返华北，掌握全局，有所不利。

第二天，南京城里细雨霏霏，寒风彻骨，马路上只有军车，小轿车紧张地奔驰着。吃过早餐，傅先生就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官邸，去参加小型的高级秘密会议。

进入会场时，张治中将军故意用肩膀碰了一下傅作义的右手，逗笑说：“宜生兄，今天这场戏，我张文白可是要演主和派的角色了！”

傅作义只是向张默然一笑。

蒋介石心乱如麻。会议一开始，他故作严肃地把陈诚，熊式辉训斥了一顿。把东北失利的责任，一古脑儿全推到他俩身上。接着，又换上一张笑脸，对傅深表慰勉之意。随即把何应钦已转达过的事项，又不厌其烦地亲自向傅叙说了一遍，再三表示相信傅作义不会辜负他的重托。

傅作义沉着老练，见机行事。他表面露出感激的样子，内心却是忐忑不安。他想到：根据眼前形势，现下万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否则，对自己要带来不利。于是他略加

沉思，说道：“委座！我对华北局势还不是那样悲观绝望。”

“嗯，”蒋介石心想，傅作义已经话入正题了。

“我认为放弃华北的方案，非万不得已不宜实行。扭转华北目前危机，应另谋良策。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考虑！根据目前局势的估计，华北三省尚有六十万部队，虽然在天津，张垣一带有所损失，但伤亡只是少数，只需稍加整顿，这支力量仍可重新投入战斗，再加上西北和晋陕等地部队，仍是一支较为强大的力量。若能在器械弹药方面给予补充，凭借人和地利等条件，在华北地区作一决战，尚不知鹿死谁手。如能借此挽回危局，打出国际威望，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席话，正中下怀，蒋介石一面悉心倾听傅作义的意见，一面频频点头微笑，表示赞同。

会议一结束，傅作义平安地飞回北平。

袁俊文有声有色地讲完这段事情后，董毅举激动地挥动胳膊，大声说道：“我清楚。傅先生虽然公众场合一再说，要尊重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危局。但私下对你我不是表示过：南京政府已经丧尽民心，决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一我们的国家、复兴中华民族吗？”

正说之间，小车急速转弯，董毅举晃了一下身子，袁俊文顺手扶住他。车子“喳”一声，已经停在傅作义先生官邸会客厅水泥台阶下了。

只见早已站在台阶上等候的傅作义先生，满面笑容，穿一身普通军装，挺着身板，一面上来握手，一面问道：

“这么忙，你怎么想起来北平了呢？”

董毅举听后，直接了当地说：“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来看看您……”

“好嘛！”傅先生十分欢喜，边走边说：“你来了也好，我正想把北平的情况给你谈谈呢！”

会客厅布置得朴素雅致，大写字台两旁，放着两把安乐椅，北墙下摆着一圈皮沙发，靠墙角有保险柜、书橱、衣架、地镜。南面的三个宽阔高大的玻璃窗上挂着松竹图案的透明窗纱。

二人坐定，随侍副官旋即端来两杯热咖啡。傅先生略微沉思了一下说：“毅举，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的：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人家不了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军统特务可能要随时杀害我；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对我下手。我就是拼着这三个死，决心走光明的道路的……”说着他习惯地舔了舔嘴唇，缓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蒋介石派蒋经国、郑介民、徐永昌来劝我大军南撤，并再三说任命我为东南军政长官。”说到此处，他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插在身后的皮带里，急步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户，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深情地望着远处的天安门城楼。

隆冬的北平，虽然寒气逼人，但凝聚在紫禁城上空的乌云，已被风吹散。蓝莹莹的天空一轮红日把全城照得喜气洋洋。傅先生温和地笑笑，转过身来，以军人特有的风度，精神抖擞地对董毅举说：

“哼！毅举，你听听他们还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呢……’”

傅先生越说越气，声调越来越高。他板着面孔，表情十分严肃地又说：“同时，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也先后飞

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用美国的第七舰队全力武装部队。”

董毅举忙向前一探身，问道：“总司令，你怎么答复的？”

傅先生把头一扬，拍拍胸脯大声说道：“答复嘛，只有一句话：中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能办得了，不劳外人费心！”

说完，他在地毯上踱了几步，又挨董毅举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毅举，咱们可要跟上历史潮流啊！”

“跟上历史潮流，”董毅举呷了一口咖啡，默默地深思着这句话的含义。善于深谋熟虑的他，终于在心灵的天平上，称出了这句话的分量，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把圆乎乎的脸转向傅先生，用手搔搔头皮，着急地问道：

“总司令，北平和平解放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

傅先生往起一站，仰面哈哈大笑，说：“怎么，着急了，是吧？”他显出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的样子，正要开口继续说下去，忽见袁俊文从外面满脸带笑地急步走进来，向傅先生报告说：

“刚才周副主席秘书来电话，说周副主席今天下午要来咱们联合办事处视察工作，并有要事和您商量，请您现在就走一趟。”

“好，我马上去。”傅先生边答应，边转过脸，瞅着董毅举，说，“绥远问题，等我请示过周副主席之后再定吧。”

这正是：乾坤扭转，全靠鼎力回旋，大势所趋，自有帷幄运筹。那么，绥远又要采取什么方针？且看下回分解。